

而貴難得之貨天子大夫恬然無思淡  
 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車以四時為馬  
 以陰陽為御行乎無路遊乎無迹出乎無  
 門以天為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  
 無所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陰  
 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  
 而不芳四肢不動聰明不損而昭明天下  
 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故天下之事不  
 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  
 執也乘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  
 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假其知見故漢  
 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  
 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  
 也無不治者因物之自然也  
 石潭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  
 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上章既  
 申無名之義此章又申無欲之義尚賢則  
 名為可欲而民為之爭矣貴難得之貨則  
 利為可欲而民將盜之矣惟不見名之可  
 欲則名不亂其心不見利之可欲則利不

亂其心欲之可亂其心者固不止此姑以  
 二者例其凡耳林慮齋以不尚賢為不自  
 矜黃茂材解以不見可欲為不見世間有  
 可欲者二解尤勝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欲不亂其心則心  
 虛矣心不為欲所奪則中有主而實矣故  
 曰實其腹志不外慕則其志弱矣其志雖  
 弱一氣不為志所動而骨益強故曰強其  
 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無知無欲則雖有知無所用其知為無為  
 則無不治矣聖人之治為無為而已而能  
 使民不為可欲之所亂所謂無不治也前  
 章自無名中來此章自無欲中來而皆歸  
 於無為蓋無為所以體道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八

三

二十六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詩四

張達大師常德學妙觀提觀龍對世來楊果  
 前制兼大矣唐中唐書院錄錄于叢校立

道冲章

考異河上公作無源章超實  
 唐作空和布化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貴尚不行無為則至理  
 此章明妙本之用在用而無為首標道冲  
 示至虛之宗物次云挫解明冲用之釋紛  
 結以象帝之先欲令盡知其趣爾  
 杜光庭曰大道之用其用不窮廣包天地  
 細入毫髮澹然自得無虧無盈行之於身  
 則光塵混一運之於內則紛銳和平綿乎  
 億劫之前乃居象帝之首萬法之內惟道  
 可宗故為萬有所歸趣矣趣向也  
 張仲應曰此章謂天子至于庶人惟能運  
 行此自然之道則當知無窮無極混元而  
 不可知而已故曰無源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  
 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  
 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考真或不足之作或似不足一作似不盈  
似或存一作似若存誰之子一作其

河上公曰道冲而用之冲中也道匿名藏譽  
其用在中或不盈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  
滿淵乎似萬物之宗道淵深不可知也似  
為萬物之宗祖挫其銳銳進也人欲銳精  
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也解其紛  
紛結根也當念道無為以解釋和其光言  
雖有獨見之明當知闇昧不當以摧亂人  
也同其塵當與衆庶同垢塵不當自別殊  
湛乎似若存言當湛然安靜故能長存不  
亡吾不知誰之子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  
生象帝之先道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乃  
先天地生也至今在者以能安靜湛然不  
勞煩欲使人修身法道

精象不法于道則不能保其精冲而用之  
用乃不能窮滿以達實實來則溢故冲而  
用之又復不盈其為無窮亦已極矣形雖  
大不能累其體事雖殷不能充其量萬物  
捨此而求其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淵乎似  
萬物之宗乎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  
光而不汗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  
乎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  
慊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  
亦以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唐明皇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言道動出  
冲和之氣而用生成有生成之功曾不盈  
滿云或以者於道不敢正言也淵乎似萬  
物之宗淵深靜也道常生萬物而不盈滿  
妙本淵乎深靜故似萬物之宗主也疎冲  
虛也謂道以冲虛為用也夫和氣冲虛故  
為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則物疑  
其光大語冲則道常不盈滿或妙本深靜  
常為萬物之宗云或以者道非有法故不  
正言爾他皆做此挫其銳解其紛道以冲

和故能抑止鈺利釋散紛擾若俗學求復  
則彌結矣疏挫抑止也銳鈺利也解釋散  
也冲虛之用物莫之違故鈺利之心多擾  
之事念道冲和自抑止釋散矣此則約人  
以明道用注云俗學求復者莊子繕性篇  
云滑欲於欲俗學以復其初言鈺利紛擾  
因欲而生故念道則挫解俗學則彌結矣  
和其光同其塵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  
在塵皆與為一一先塵爾而非先塵湛乎  
似或存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故湛乎似  
有所存也疎道之冲用於物不價在光則  
與光為一在塵則與塵為一無乎不在所  
在常無冲用則可混光塵妙本則湛然不  
雜故云似或存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  
先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無父  
道者似存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象似  
也疎吾者老君自稱也象似也老君云吾  
見至道冲用生成俱物尋責所以不測由  
來既無父道之人莫知道為誰子生物必  
資道故似在乎帝先注云帝者生物之主

易云帝出乎震輔嗣云帝者生物之主與益之宗又解云兆見曰象言此生物之帝能兆見物象故謂之象帝爾

杜光庭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道常謙虛而不盈滿沖和澄澹處乎其中深玄寂靜為物之主故物失沖和之道必致敗亡人失沖和之道則至死滅君失沖和之道則政擾民離臣失沖和之道則名亡身辱是以知沖和之道萬物恃之以安為萬物之宗矣語其及物之功則光明速大求其妙本則深靜常虛道非有法者不可正言其有而物皆有道也做准例於此不敢正言也挫其銳解其紛理國用沖和之道則無銛銳之情以傷於物無勞擾之事以傷於人不傷於物則萬國來庭四夷嚮化兵革不起怨爭不興不尚於拓土開疆凌弱暴寡矣不傷於人則使之以時賦役輕省家給人足矣理身者解紛挫銳外無侵競內抱清虛神泰身安恬然自適矣約人以明道者明人必資於道也莊子繕性篇

云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言人既理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俗學則彌結者銛銳之心紛擾之事不以道挫而解之則拘於俗學彌加結固不可解也俗學者徇俗之學非日損之道也和其先至湛兮似或存沖和之道散被群生汎然坦然物無不在可謂和光同塵矣光者明淨也塵者混亂也有道之士不介然標異與眾同也匱乏也道雖散被群生至妙之本凝寂沖虛常不之絕故云常存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帝者萬化厥初即有主宰形象肇立牧之以君故言象帝大道沖用能生萬化故在象帝之先也若君大聖豈不知至道之宗本耶設此疑似之詞用曉迷方之俗爾亦如上大道不可正言義也帝出乎震身繫辭也震東方卦也少陽之氣生化之源今以太子居東官少陽之位御極為出震之期蓋取象天地生育萬物之始也兆見曰象者無形曰氣兆形曰象生物之首也萬物

之首象帝居先大道復在象帝之先言其高遠也然夫至道不終不始孰知其先哉亦強為之容爾易曰帝出乎震萬物生也齊乎巽萬物潔齊也相見乎離聖人以南面向明而理也致役乎坤萬物致養也說言乎兌萬物所悅也戰乎乾陰陽相薄也勞乎坎萬物所歸也成言乎艮萬物終始也夫萬物出乎震而終乎艮終而復始循化無窮而象帝者在此出震之先道復先於象帝故能為生化之王天地之元也人君體道用心志無滿溢淵然澄淨以御萬方外無銛銳之爭下絕紛擾之事和天光而燭物舍塵垢以居尊其無為之化可齊乎象帝矣

宋道君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強或失之過偏乎陰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沖氣沖者中也是謂太和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

補之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  
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  
與人已愈多道之體猶如太虛包裹六合  
何盈之有淵兮似萬物之宗莊子曰鯤桓  
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  
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  
群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茲萬  
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  
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控  
其銳至同其塵銳則傷紛則離控其銳則  
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  
矣而不耀是也同其塵莊子所謂無物委  
蛇而同其波是也內誠不解形謀成光而  
舍者與之避席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  
驚愚修身以明行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  
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控其銳則處物不  
傷物物亦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為  
用智不斷焉用膠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者  
若是則無泰色無驕氣和而不流大同於  
物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湛兮

似或存心若死灰身若槁木之技泰定之  
中天光自照憐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  
神此其道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  
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之始而  
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有乎  
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其  
誰之子象帝之先  
王介甫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有體有  
用體者元氣之不動用者沖氣運行於天  
地之間其沖氣至虛而一在天則為天五  
在地則為地六蓋沖氣為無氣之所生既  
至虛而一則或如不盈字說沖氣以天一  
為主故從水天地之中也故從中又水平  
而中不盈而平者沖也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深也道之為物淵深而能萬物不應於  
物而物自恃以生又能供萬物之求故曰  
似萬物之宗似者不敢正名其道也控其  
銳至同其塵銳者火之形紛者絲之形控

其銳圓成也解其紛靜一也和其光不傲  
於上同其塵不昧於下湛兮似或存湛靜  
也言其道湛靜雖不見其迹然又似或存  
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吾不知道是  
誰所生之子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始也  
帝者生物之祖也故繫辭曰見乃謂之象  
帝出乎震其道乃在天地之先也  
蘇頌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夫道  
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  
山河之廣無所不過以其無形故似不盈  
者淵兮深渺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  
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控其銳至湛兮  
似或存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控  
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  
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  
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  
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素萬物也  
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矣雖存而人  
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吾不知誰之子象  
帝之先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之然亦不

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  
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呂吉甫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者生於  
沖而用之而已矣沖則和合矣故曰道沖  
而用之或似者皆疑而不斥之辭也以其  
沖虛而能資物也故曰不盈淵兮似萬物  
之宗故虛心弱志而常使民無知無欲而  
已惟其如此故淵兮似萬物之宗而求其  
為宗者固不得也似之而已挫其銳至同  
其塵然則何以保得道哉挫其銳解其紛  
和其光同其塵而已心出而入物為銳挫  
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為紛解其紛而  
勿擾銳挫而紛解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  
光者塵之外在光不曠故和之而不別塵  
者光之內在塵不昧故曰同之而不異湛  
兮似或存夫惟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似  
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  
其清也或不盈非可以為定虛也似或存  
者非可以為定存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  
之先虛盈存亡吾無所容心則安能知其

所自生者哉見其生天神帝而已故曰吾  
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有吾有知誰而  
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  
之所自出也生天以先象神帝以始帝則  
其為形抵之先可知矣

陸農師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者用之  
以沖則雖遍法界而不見其盈淵兮似萬  
物之宗深不可識而為萬物之宗師言或  
以者言之不敢正也列子所謂疑獨莊子  
所謂疑始是也挫其銳至同其塵不與物  
競故曰挫其銳不與法縛故曰解其紛不  
曠其昧故曰和其光不道不離故曰同其  
塵湛兮似或存有似乎有而非有有似乎  
無而非無無所從生而又象乎帝之先也  
故曰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  
先湛者淵之容形乃謂之體見乃謂之容  
故始言淵兮而終之以湛兮也吾不知誰  
之子象帝之先終不可得而名之故曰吾  
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帝者生物之主也  
王元澤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充塞無

外賸是萬物而未嘗有故曰或不盈若虛  
若實謂之沖沖者陰陽之中而以虛為德  
者也道之用於物者中道之應於事者虛  
此方言其用故曰沖雜說萬物負陰而抱  
陽沖氣以為和則沖者陰陽之和也陰為  
虛陽為盈道之體則沖而其用之則或不  
盈其體沖也故有欲無欲同謂之玄其用  
之不盈也淵兮似萬物之宗道生萬物而  
體未嘗離物自物之散殊而觀之則似為  
之宗耳淵者深而不測也人本足於此道  
欲體之者不可以他求當挫銳解紛和光  
同塵則當自存矣雜說以其淵深而常生  
於物也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至同其  
塵挫其銳者銳挫則渾然矣銳火之形是  
也解其紛者不與物構而坐觀其復則性  
命定而紛亂解矣和其光者挫銳解紛則  
性情定而自然充實光輝矣既有光則要  
不異於物而與之和同易曰蒙雜而著同  
其塵者道乃性之常實足珍尚故至人有  
道而不自異於塵雜說彼銳則挫之紛則

解之光則和之塵則同之非有也非無也  
 湛兮似或存人能如上四事則道湛然存  
 矣存而定有之則非道也似或者不可定  
 有之謂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即今所  
 稱道之中體蓋有所出矣雖有所出而廓  
 然無象故曰不知誰之子也象有形之兆  
 帝有物之尊象帝至矣而道更在其先  
 劉仲平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所謂沖者  
 不高不下不深不淺不左不右不先不後  
 不遠不近不出不入沖而已沖者道之體  
 也其應物則常由於虛虛則無所於盈此  
 道之用也故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  
 似萬物之宗以夫沖者其體也故無乎不  
 在而萬物莫不宗我而存故曰淵兮似  
 萬物之宗挫其銳至湛兮似或存以夫用  
 之或不盈者其用也故亦無乎不為而在  
 於銳則挫其銳在於紛則解其紛在於光  
 則和其光在於塵則同其塵而似或存於  
 萬物之間也故曰挫其銳至湛兮似或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其體也在有

無之先有無者所謂象也其先則亦無有  
 無者其用也在有之先有為者所謂帝  
 也其先則無為之為也故曰吾不知其誰  
 之子象帝之先雖然無有無者才得之子  
 則生無者其父也生無者其父則生乎所  
 謂生無者則祖矣自此已往則不可致詰  
 矣無為之為於用也才謂之子則使為者  
 亦其父也使為者其父則使乎所謂使為  
 者則祖矣自此已往亦不可致詰矣  
 劉巨濟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也者以  
 沖氣為用虛而和則能應物以生故曰  
 不盈或者不正言其有之謂淵兮似萬物  
 之宗淵深也道也道之體也虛則能應能  
 受能深萬物之生成一出於道則非俄而  
 可測也於用言或故於體言似挫其銳至  
 同其塵銳言道之利也紛言事之多也事  
 曰以紛而非道以解之使散事何以勝乎  
 然非挫銳則亦不能解蓋太銳則有所不  
 入猶今解結者不利雖先言其道之昭也  
 塵言俗之昏也俗曰以昏而非道以同之

使自昭焉則異俗為高何所賴於道乎然  
 非和光則不能同塵也蓋太昭則無以容  
 其塵故也莊子所謂與人並涉意亦是也  
 湛兮似或存虛則深深則止止則合體用  
 為有在焉湛止貌也世之亂以事俗多者  
 無窮而已唯道能解而同以救事俗之冥  
 冥則可謂無所不在矣而實非有去也似  
 或者兼上二者為解吾不知誰之子象帝  
 之先道出於無則道者無之子也而曰吾  
 不知者道之極雖老氏不敢正言其有也  
 象者形之兆帝者生之主雖萬物之母不  
 尸其生而尸之以象帝則道出於無象帝  
 又出於道矣無猶父也道猶子也象帝猶  
 孫也莊子曰太極之先前輩言治故次之  
 以道沖也  
 劉驥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至象帝之先  
 道無乎不在亦無乎不為沖而用之其用  
 不窮雖充塞天地彌滿六虛而不見其盈  
 也衣被萬物而不為主萬物歸之而不知  
 主故其為萬物之宗也天下莫能知莫能

見淵字似之而已淵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之謂也然則坐進此道者當如何哉挫銳解紛而已挫銳者挫其鋒銳而以柔弱自處謂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也解紛者解其紛亂而以虛靜自居謂除垢止念靜心守一也夫如是則泰定之中天先自照和其光使不耀於己同其塵使不異於人煉虛無之體成自然之真湛然常寂若亡而存故湛字似或存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莫之其始莫之其終不可得而名故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始帝者生物之祖故以為喻以其先天地生而覆載天地也故次之以天地趙實庵曰初疑獨二一以和為用道冲而用之自為無為則無不治矣而繼之以道冲而用之者道非不為實有為也雖有為而見無為之功者用中也天下之事貴於平和苟能用中則上不至於太過下不至於其卑此帝王用大中之道也故顯有為以為治治至中和則所謂太平也太平豈

有象乎歸之無為也然此章先言用而後言妙妙者不敢正示也故經有一或二似或之者疑之也似之者亦擬之之辭也謂道本無形實無定體今且用之以中者是道亦從制從法也道若從制從法則一定而不易既有所定則不能泛應焉從而妙哉道則神動而天隨故或似之而已御註曰冲者中也中者中和之氣也其本自一至二自二至三一為天二為地三為人氣從一而分三清升為陽陰降為地陰陽交感中氣生焉經不云中而曰冲者何也天一在下天數一也一從坎起坎為水也凶門在頂凶字圍五五即土也在五氣則水土同包在凶門則泥丸所屬蓋五五為十十為物母一即五焉其中有信則包於元首天五曰中而從水有和理焉故冲者中也是謂太和經曰其中有精精即一也其中有信信則五也今言用中者道以氣為用氣之在物則信也氣所以包裹六極今天地內外皆以一氣而包之既包內外則

盈也盈則太過故有制命者存焉所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以冲為用也蓋可知矣夫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二其道守中或似不盈謂道無常體以體為體不可正名夫盈不可久也用九者所以知變焉抵既乎無咎在坎者則或未盈焉或不盈者其在也孰窮其在其深也孰測其淵天一性也其果在中乎天五命也其果遠一手故淵字似萬物之宗擬議者且不得而當也三不主故常淵字似萬物之宗虛無者道之體晦冥者道之色淵虛者道之原恍惚者道之用無體而體洪纖皆其體無色而色玄黃皆其色藏於淵虛而用之不窮故曰淵乎其居且孰為正位邪凡以無體為體無色為色而已而欲窮其所自來孰測其真凡以似之而已故曰道不當名次正申妙用一損靜晦隨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四者皆人事也以人事未離乎道用道以中而應之也御註曰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

自得也。今夫四者應在外而用在內，皆性分之事也。挫其銳，一氣生人，充足四體，氣之在我，莫不充焉。苟不養之以平和，以性則爭有時，而作則盈於外，而為太剛。太剛則傷物，知此者，凡遇剛為敵，則自抑也。故曰挫其銳，自挫其銳也。解其紛，物盈天地之間，無非事者。萬機之務，事來于我，我必知之。盛之以一則靜，而止焉。隨之以動則和，而流焉。靜而止之，則明矣。隨而流，滂則溺矣。故解紛者一而止之也。和其光，先者明之，散內誠不解形，謀成光先之在。我如揭日月而行，欲以我之明而勝人之明，曾未知人之先亦照我之先矣。不若相忘乎道術，美彼此之異邪。同其塵人之生，未嘗無上下之分。有之則幾乎辨，無以自

湛然而已。湛明也。喻道之體道非事也。亦非水也。謂之明而非明，謂之幽而非幽，及感而遂通，似或存耳。後明無始，二一顯無宗。吾不知其誰之子，出自太虛也。太虛無名父，其誰邪。二獨立窈冥，象帝之先。此章先言用後言妙，是因用而顯妙也。及顯妙又在夫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御註曰：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有象與物，豈道也哉。其上文但初言用，次言治心，至於不盈或存，皆正言道之大體也。不盈者非極數而盈也。似萬物之宗者非自以爲事任也。湛乎似或存者，有無不能以盡之也。然後象帝不得而先焉。是誰之子不可識也。邵若愚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至象帝之先，虛無大道化生一氣，一氣分而為陰陽，陰陽生化稟一炁為主，乃知一炁處陰陽之中，故曰沖氣。夫大道以沖氣而用之也。如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冬寒夏暑，春生秋歛，皆沖氣之用。沖氣者有而無形，無而有

精天地之間，或不盈，不虧淵乎。似萬物之宗，學人欲見沖氣者，當挫其心之銳，銳息則志休，故能解其事之紛，志閑少欲，則善和其先，與物無爭，則能同其塵，內外無染，湛乎其惟一心也。雖不見其跡，又似或存。釋氏喻為慧燈，朗月術家以為大藥金丹。孟子以謂浩然之氣，言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老子指湛乎似或存者，乃大道所化之一氣。曰吾不知誰之子，此象萬物之帝在陰陽之先。王志然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至象帝之先，夫天地之大，萬物之多，通天下之一氣，何所適而非道。人處域中，得陰陽之正沖和，委順中以爲人，與天地並生，與萬物同體，且用之得其中，則謂之中，道得其常則謂之常道。沖者中也，無過不及，時適其中，沖融恢廓，周流無極，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挺乎仁義之分，通乎性命之情，昧者不知，故老子諄諄于是，而學者常恐失其

所性養之正靜則與陰同德動則與陽同  
 波或散或殊或欽或止以至言默事必有  
 君言必有宗宗者宗此者也用者用此者  
 也沉道生萬物而道未嘗離物物亦未嘗  
 離道譬之百川不同同歸于海眾說不同  
 同歸于道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常寓之於  
 有無之間固不可指其物象於一定之辭  
 故曰淵兮似萬物之宗或曰湛兮似或存  
 用之或不盈之類是也挫其銳解其紛者  
 莊子曰聖人處物而不傷物而物亦莫能  
 傷銳者有此不待挫而自挫何銳之有聖  
 人虛已以遊世淡然無極眾美從之不與  
 物交渙若冰釋紛者有此不待解而自解  
 何紛之有嗚呼古之學者與今之學者故  
 有問言古之至人不就利不遺害不榮通  
 不醜窮不藏是非美惡內直則與天為徒  
 外曲則與人為徒充實光輝光矣而不耀  
 初無間斷崖異之說所謂光者未嘗不和  
 塵者未嘗不同豈汲汲而欲和同之哉亦  
 猶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

大夫視之猶眾庶也老子謂鄰國相望難  
 大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可謂安  
 時處順得其宜矣若夫有物混成先天地  
 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老子自謂吾不知  
 誰之子象帝之先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  
 則知生天以先象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者  
 則知神帝以始帝吾不知吾則吾而謂誰  
 也此非大道之所自出其能若是者哉學  
 者所宜知所先後力探而執索之焉  
 黃茂材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一陰  
 一陽之謂道沖者陰陽和氣也而用之或  
 不盈者虛故能應也淵兮似萬物之宗者  
 靜可以宗群有也挫其銳者不與物競也  
 解其紛者各有條理而不亂也和其光者  
 藏諸身也同其塵者混於俗也湛兮似或  
 存者常存而不壞也吾不知其誰氏之子  
 象帝之先耶道是已道本無名或謂化工  
 或謂造物或謂象帝之先皆強名也  
 程泰之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沖者  
 盈之對謙沖幼沖大盈若沖沖氣為和皆

以不極乎盈為義莊子之喻道曰充滿天  
 地夫且充且滿則其盈也盈也者道之無  
 乎不在者也既貴盈矣而又貴乎沖益用  
 道者固當如此也如曰知雄守雌知白守  
 黑是兼有其雄而能居其雌兼有其白而  
 能處其黑是皆不於盈乎為居而於減乎  
 其處夫是以謂之沖用也莊子曰彫琢復  
 朴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  
 主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夫  
 一性之天能盡有之而若未嘗有得焉是  
 沖其盈以求及乎虛者也故謀府也事任  
 也知主也凡涉迹而實者固皆無所不能  
 而常不肯究為也是非惡其盈而求以虛  
 之者乎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則無  
 者萬物之宗也既已用道則是道且將出  
 而為德而德亦且分者乎仁義禮矣則安  
 可正以命之為無也於其不容無者而求  
 其近焉則惟沖以殺之而已或之者疑之  
 也似之者不敢主言也或不盈者非誠有  
 所缺少也疑之而已萬物之宗則無之未

出為有者是矣不盈者未能逮及乎無也則似之而已此皆推其在人者而配乎道以言之也挫其銳解其紛銳才智之外形而有芒角者也紛事之節目繁會而盤錯者也莊子之謂膠膠擾擾者是也挫其銳則渾厚而不暴露解其紛則易簡而不支離和其光善信充實而至於光輝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其為光固有淺深而淵中處外理則一也若體道之盈而見之於用則其光昭若日月人將莫之能親固先矣而不曜者求以同乎物也莊子推原舍者避席起於形謀成光其竝和光設戒也乎同其塵塵者在地非土在空非氣以配世事則其浮游汙雜者是也於此而能與之同則白可入涅而袒楊裸程者所不能浼也若夫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則反乎此矣湛乎似或存銳挫紛解則應物而不見其功光和塵同則混俗而無以自表乍而觀之道若不屬斯人矣徐而察其湛然無雜者則道未嘗不在也大盈若冲正其地

也後章於守雌守黑皆言常德不失者又與此語相發明也既曰似又曰或者亦從人所不能盡見者言之也若望而驚其辨捷敏給則直才且智耳非道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之無者實母天地而莊子廣之曰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則是道也者固嘗先乎天帝矣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則凡萬有之出於道者皆其子也此章言道之用共舉前章之元且無者而被之於人也人之於道苟能冲之使不盈晦之如或有則其所蘊或幾於無矣若人也吾不知誰能子之歟擬其等倫殆且為天帝之先矣其言深乎德而借乎道世自無能上之者也揣切其至尚或先乎天帝也論世之有為者患其智力銳遲不能及事耳而老教則掩抑蓋藏恐其或露故其自處者為柔為弱為雌為黑為辱為卑賤為孤寡為受垢為下流為不敢先此非獨遇事之際期其物我不忤而已也蓋有深於此者焉道本於無而任

道者皆涉於有苟其居有而行有是為以膏澤膏祇益其垢無由及深故必本無以運有而求殺有以近無也行之以柔而宿之於虛雖未遽無而其於無也亦幾矣其謂得母可以知子知子而復當守母良有以也蓋從無可以觀有而由有可以通無表裏實常相符也又曰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其以弱代強者知夫有之當復於無也首章立有無二名以總大道之要而此章對出冲盈以總用道之情人之體道而能及此則天地且不能力子而由無入元由元出妙無所不可矣唐秋園曰道冲而用之至象帝之先無源章言道以冲淡用之使不至於盈溢而淵深潛涵毓以為萬物宗主猶必挫其鋒銳而質樸解其紛亂而條理然後可與和合光照混同塵俗則此道淵浩澄澹不見涯涘為無源我不知其所從生豈在主宰象帝之先而迎之不見其首歟張冲應曰道冲而用之至象帝之先地法

天法道法自然蓋自然之道流行無間無形無迹其道沖虛運用不息時春則和時夏則熱時秋則清時冬則凍而陽施陰布不見其偏盈也人圍此血肉之軀票此陰陽之氣上頂其天下履其地中有自然有能沖虛此道而運行之或致於不盈滿偏失者則其道淵微而身與天地為一矣萬物為得而不相宗哉故志銳矣則退以挫之母使介推勇於火死鉏覺勇於樹亡事紛矣則務簡以解之母使激六國以攻秦兼多務以死亮和其光不恃已之明以滅人之明當如日月並明而無闇昧之失同其塵不恃已之潔以黜人之潔當如珠玉墜泥而無窺害之危則此心湛然澄清無滓不致紛擾而道以之常存也故同天地以享年而吾不知誰之子先天地以立道而所以象帝之先

張靈應曰勇銳害氣之本紛冗喪精之原自明則易傷其神自傲易損其身欲學道者使當謹此見銳便挫見紛便解與眾光

相和與眾塵相同則氣不害精不喪神不傷身不損以遂長生之望德經玄德章復舉此四者蓋欲至藏道有德之地亦當謹此也

白玉蟾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虛中淵子似萬物之宗心也挫其銳斂神解其紛止念和其光藏心於心而不見同其塵混心於物湛子似若存存神於無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廖粹然曰道沖而用之道氣本浩然無之以為用或似不盈淵子如水之澄深無滿而無溢似萬物之宗靜則如海納百川動則百川來赴海挫其銳念頭欲起與之一刀慧刀無利刃能斷絕群魔解其紛萬慮頓除一絲不掛滌除玄覽浴養金丹和其光返照內觀欲歸其明要知產藥根源處蟾光日夜照西川同其塵心身一如形神合德坎離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湛子似或存純朴靜定性天明徹吾不知誰之子攘故不識自家面

目這箇畢竟喚做什麼象帝之先太上自然根深元不動何處不稱尊

陳碧虛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沖虛也又中也或不定之辭也又常也言道以沖虛為用夫和氣沖虛故為道用王者得沖虛之用故萬乘遺其富匹夫得沖虛之用故環堵忘其貧雖身在廟堂之上心同巖穴之下躬服芻牧之陋不異軒冕之華此深得沖虛之用而常不盈滿也嚴君平曰為沖者不沖為和者不和為沖和乃得沖和沖以虛為宅和者無為家能虛能無至沖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斯真得大道沖和之用而不盈滿者也中者所用在於和道也或者不敢建言其道也淵子似萬物之宗淵深靜也子者深歎詠道之辭也明此沖虛之道不虧不盈體性凝湛深不可測故謂之淵也夫不測之理非有非無難以定名故寄言似也群生日用注酌湛然體含萬象害惡斯保動植咸歸故為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挫抑止也又折其

鋒曰挫銳鉅利也又進也解釋散也紛多  
擾也言鉅利進趣功名之人當念道沖虛  
抑止貪妄而不自見也或憤憤奔馳內外  
紛擾能體道淵靜釋縛解紛湛爾以清以  
復其性紛河上公作忿田結恨也謂陰賊  
賄恚忿恨牢結若存道沖和乃渙然冰釋  
也和其光至湛兮似或存夫虛極之道以  
沖和為用其所施用無乎不可在光則能  
和其光與光而不別在塵則能同其塵與  
塵而不異應物則且混於光塵歸則湛  
然不舉尋其妙本杳然而虛約其施為昭  
然而實故曰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  
象帝之先吾者老氏自稱也象似也我觀  
至道杳冥沖用不測匠成萬物今古常存  
道既無祖無宗誰敢言孫言子彷彿深思  
似出乎天帝之先矣二十六

道也挫其銳至湛兮似若存挫其銳者外  
無圭角也解其紛者內無膠擾也和其光  
者洞徹表裏也同其塵者混合流俗也湛  
兮渙兮道其在茲矣視之不可見聽之不  
可聞故曰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  
先道在天地天地法斯道者也道在萬物  
萬物毋斯道者也越嘗壞窮古初不知道  
之所從出者誰乎是不可得而知也放像  
而言則在天帝之先矣蓋嘗論之有始者  
未始有始者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也昔  
者混淪之初昏昏默默聖人強而號之曰  
太易則曠蕩彌冥周流無竟者也曰太初  
則胞胎混沌有無合并者也曰太始則或  
感而彰若存若亡者也曰太素則非獨非  
清非陰非陽者也蓋至乎太極而後函三  
為一萬物之樸無一不具自斯以往生生  
有不窮者矣然皆為道所生非能生道可  
以父吾道而不可得而子也可以君吾道  
而不可得而臣也然則道果無所從出乎  
曰道法自然則生是道者非自然而誰吾

故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也  
林慮齋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沖虛  
也道體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  
時而不定也不曰盈不盈而曰或不盈纔  
有或字則其意自見此文法也嗣者美也  
似者以疑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即莊子  
所謂大宗師也言此道若有若無苟非知  
道者不知之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言  
其磨瓏而無圭角也解其紛言其處紛擾  
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故曰和其  
光無塵而不自潔故曰同其塵湛然微茫  
而不可見也若存若亡似有而似無故曰  
湛兮似若存即恍兮惚其中有物是也吾  
不知誰之子者亦設疑辭以美之也象似  
也帝天也言其在於造物之始故曰象帝  
之先曰象曰似皆以其可見而不可見可  
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  
范應元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沖虛  
也和也淵者深也似者道不可以指言也  
謂此道虛通而用之又不可盈以其無形也

然而淵深莫測似萬物之尊祖也控其銳  
 至湛兮似或存人能用道以挫情欲之銳  
 解事物之紛瑩心鑑而不炫其明混濁世  
 而不汙其真則道常湛兮似手或在也吾  
 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老子言我不知道  
 所從生似在天帝之先也

薛庸齋曰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道之為  
 用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淵兮似萬物  
 之宗道體淵靜雖為萬物之宗萬物不知  
 其所以為宗故曰似之挫其銳至同其塵  
 體道者挫其鋒銳解其紛亂和其光而不  
 耀同其塵而不昧湛兮似或存湛兮存乎  
 萬物之表而不流莊子曰物物而不物於  
 物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五太之  
 先誰其子之

休休庵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深廣  
 虛明謂之沖造道者致虛極蓋玄妙然後  
 發用則不為物礙亦無盈滿之相淵深無  
 所不容為萬物之宗也不可太剛剛則鋒  
 銳傷物不可太柔柔則昏弱多事無能決

當對其銳解其紛用中和之妙混聖而無  
 影同凡而絕迹妙體湛寂虛明無比衆目  
 不能觀如無隨緣應感而有準故云似或  
 存老子讚曰吾不知誰之子者特言此道  
 自然而然虛明靈妙在萬象主之先有矣  
 帝者主也

褚伯秀曰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至象帝  
 之先夫道神鬼神帝生天地不可以形  
 相求不可以言議索以虛而運無乎不在  
 故可以御天下之實應天下之感似盈天  
 地間而未嘗盈也蓋道包元氣而未見然  
 朕兆已存其中有生天生地之理本至虛  
 也而用之由人彌綸萬化惟人造至虛之  
 地然後能用此道以無契無何盈之有淵  
 兮深靜而神明出焉萬化生焉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其所宗即無也既出而為物則  
 與無其間似之而已世人執有泥跡觸途  
 成礙教以挫銳則無傷於物解紛則自全  
 其我和光而不與之異同塵而不與之流  
 則湛兮似或存者可見雖見之明信之焉

不知此物從何而生是誰之子也天之主  
 宰謂之帝此物又似居帝之先尊而又尊  
 無復可尊矣此章凡十句而疑辭者五或  
 議聖人見道的而燭理明何談道多疑若  
 此蓋有定形則有定名言之有在究之可  
 極既強名曰道字之曰大是不得而名  
 又惡可指定而言若事物之拘滯一隅而  
 無所變通即莊子云惛然若亡而存油然  
 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聖  
 賢談道例若此非靳而不言至此不容聲  
 矣使學者深造豁解如醉得醒聖訓諄諄  
 無隱手爾

半妙傳曰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沖者中  
 也且道之為體包含造化孕毓乾坤起四  
 大以居先龍萬法而獨冠道之為用可謂  
 大矣然其只云沖者是不自滿也由是而  
 觀不盈之義豈不宜乎太上說此以勸人  
 謙沖則亦自無滿而必溢之理也如三皇  
 五帝之時有勸戒之器名曰宥危孔子見  
 之使弟子取水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

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此古先明哲以爲至誠嘗置之座側蓋體道之用於沖也非斯之謂歟矧乎似萬物之宗夫萬物之宗者道也蓋道生天天地地生萬物所以稱爲宗也夫道爲萬物之祖宗可謂尊之至矣然其只云似者是不自尊謙辭也此舉喻世人使之常用謙沖則自無高而必危之理也易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是也是故君子多聞約而守之多志質而晦之精知略而行之是以處上而人莫不重處前而人莫敢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夫何故哉以其謙沖故也挫其銳挫者抑也銳者鋒銛也如人之氣銳者或有激於中則形之於口世謂之唇鎗古劍有時傷人甚於鋒銛故善人君子則於人何所不容常及求諸己乃挫折其鋒銛抑其銳氣使不致於傷人此則挫銳之說也解其紛紛者紛競解者自德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語蓋不平之氣忿然於其中則溢惡之語勃然見乎外兩

相抗拒故謂之紛競也故大人君子常懲忿窒慾自不致於爭競也和其光者謂聰明才性也和者謂韜晦之也夫韜之者使聰明不彰也晦之者使才性不露也如孔子大聖也於鄉黨則似不能言者顏子大賢也於終日則不言如愚此皆和光之說也嘗聞諸先哲曰我聰明矣聰明於我何有哉我賢能矣賢能於我何有哉苟於此矜而恃之則我已小矣吾惟降吾氣於謙和合吾心於端莊順吾神於肅穆葛亮可咨無人可謀而左右卿大夫皆吾所禮也而不知我之爲尊彼之爲卑耳易曰君子以蔭衆用晦而明此之謂也同其塵塵者謂暗昧愚魯也同者謂同仁一視也夫同仁者謂無他暗我明之分一視者謂無伊魯此賢之別大率爲人之道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故大人君子常韜光徇俗晦迹混塵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內藏我智不示

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能自卑耳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斯非和光同塵之謂歟湛乎似或存湛乎謂無或存言有蓋道之爲體似無似有若存若亡故云湛乎似或存也所以古先明哲體道有無故常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也然則體道爲義云如何耶道之爲說其體無方其用無窮性之所有不虧不缺得之於人生而靜之初形之於感而遂通之際養於喜怒哀樂之未發得於意必固我之俱無凝然而正湛然而明惚然而太虛之無塵恍然而若四時之有約無爲而無不爲此湛乎似或存之說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吾者老子自稱誰者無名可擬子者謂道象者如也帝人也且知天地萬物之形其生也有自來其可以言母子獨道之一字虛無自然生無所自固宜太上稱吾不知其誰之子也且道之爲義極乎不聞不見之境則道之妙者爲難名藏於無聲無臭之天則道之至者爲難

知推之於前則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則不見其終之離孰知其誰之子哉象帝之先者蓋老子歷為帝師古帝曾問老子道為誰之子太上所以云象帝之先者言象如帝之未主已先是何面目是何光景也

楊智仁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道沖而用之者剛健純粹虛而不盈也故道為萬法之深淵人可行之挫其剛銳解其紛紜和於中而順於外同其波而隨其流專心內持使元炁上下沖和降心猿無令走失體性湛然真常不動有若無實若虛明徹表裏獨靈堂堂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古云還識這箇麼今古應無墜分目前在目前

喻清中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道譬則海也道惟虛故受海惟大故容道體本虛用之者不越沖虛而已或不盈一語就下文說方見得明天地間之至大者莫如海道實似之淵乎深哉美其能容也江漢

朝宗百川赴焉不舍晝夜而不見其少盈或不盈者人常疑其不盈也然則其用安在哉鋒欲鏗於不露之天非挫其銳乎釋紛離俗於是非之外非解其紛乎和其光者不察察以自耀也同其塵者不皎皎以

自潔也湛然二字庸齋林氏以為微茫而不可見之謂道本無形於恍兮惚兮之間指真空為實有故曰似若存道超乎器形之表吾不知誰氏之子而能克肖之清源劉驥曰象者有形之始帝者生物之祖有子字方下得象字象肖也猶繼世象賢之謂也

胥六虛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沖虛也宗本也夫至道沖虛人皆具有用之則彌滿天地乃至飲食起居莫不顯見而曰或不盈者謂其無形狀可見而言之也用言其動也淵兮言其靜也若水之停流謂其靜也淵深明靜鑑照無窮為萬物之宗本人乃萬物之一也經曰似而不曰為似即為也且不欲直言之矣挫其銳至似或

存此一段語蓋以丁祝知道者使不可止乎知而已必須摧挫其銳利追圖之志解釋其紛亂之情和融炫耀之光混同塵世之俗四者皆為知道者之病須力去之方除得淨始可言沖虛至道湛然常存矣似或即常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象似也老君謂沖虛至道吾不知其所由生然究其極似未天帝以先卓然獨立矣

李是從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夫道者沖深潛行而為用之或不盈者無出其外也淵兮似萬物之宗者心清若淵觀照萬物往來形影映現業識所生由此宗有也挫其銳解其紛者挫折其萌動之尖銳解開其怨結之紛亂也和其光同其塵者和順時俗所見之光同其時俗所欲之塵也湛兮似若存者返心內照澄湛清平見其真性似若不離常存定也

柴元阜曰道太極沖中虛而用之或不盈體虛則用不竭比如井虛不曾滿終日取用不竭況道乎淵兮似萬物之宗如萬水

朝東量不可測挫其銳解其紛道體道用如此沖妙則自己底剛銳紛爭外來底剛銳紛爭皆能挫解矣和其光同其塵身中既沖虛則外貌必和同順境矣湛兮似若存體虛則用處常不昧吾不知誰之子不昧底是誰應用象帝之先太極以前那箇蘇敬靜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道在天地間無一不有無一不在本為盈滿然道有理而無形人以沖虛而用之則有時疑其不盈或云者疑之也沖虛用之即後章知雄守雌之意莊子曰雕琢復朴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此道盈而用之以沖虛也萬物之宗宗祖也萬物自無而生淵深也其淵深不可測為萬物之祖不盈則未能逮及乎亦似之而已既曰或又曰似正以道非不盈用之以虛則虛非真虛故曰或曰似銳才之雷圭角者挫之使無紛爭之處緣擾者解之使散和其光明之淵中彪外也和之而不使露同其塵土之浮游汗雜也同之而不欲異

湛清也若存若士而似乎清不清也此皆沖虛用道吾不知此為誰之子象肖也帝天也其肖象實居天帝之先乃太極也太極虛無也道本太極生天地然後生萬物萬物自無而生即用之以沖虛亦當然而然也首章以有無二名總道之要此章沖盈對立總道之用則由無而玄由玄而又玄妙不可及矣拾遺圓師曰在光同光在塵同塵兼文此章首尾言道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下知者不言章言人體道者絕待玄同亦非與俗雷同也諸子旁證曰莊子夫道有情有俗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愛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初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石潭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沖虛也虛則不盈虛而不盈則不露

不露則深矣故以淵手言淵者深也雖云不露而實為萬物之宗焉似者不敢指定之意言道不可名也宗乃祖宗之宗實萬物之所自出也言物自道出也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此皆虛而不盈深而不露之意挫其銳無圭角也解其紛無外物之擾擾也和其光光藏而不見於外也同其塵人不知其為皎皎也此皆淵深而不露之意湛兮似若存湛澄微也似若雖存而似未嘗存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為物之所出為物之祖宗也不知此道又為誰之子乎蓋就宗字上又生此說謂道亦有所宗也而體之曰象帝之先者帝天帝也象似也似乎在帝之先也蓋有名雖為萬物之母而無名實為天地之始天地自我出則道為帝之先矣此言不但為萬物之祖宗又為天地之祖宗也此章皆指道體而言非指體道者而言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